

孙中山与翠亨历史文化丛书

翠亨求学新论集

邱捷 著

廣東省人民出版社
廣州出版

孙中山与翠亨历史文化丛书

翠亨求学新论集

邱捷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翠亨求学新论集 / 邱捷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218-07457-3

I. ①翠… II. ①邱… III. ①孙中山 (1866 ~ 1925)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9276 号

CUIHENG QIUXUE XINLUNJI

翠亨求学新论集

邱捷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林冕 柏峰

装帧设计: 林绵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7457-3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15 千

版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目 录

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的社会史解读	(1)
中山先生祖籍问题争论的由来	
——兼论中山先生关于家族的若干观念	(32)
“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	(45)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62)
有关“以俄为师”的一些问题	(75)
孙中山的对俄观	(89)
孙中山怎样学习外国	(98)
孙中山张作霖关系与《孙文越飞宣言》	(102)
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	(115)
“客军”与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	(137)
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反军阀的策略	(160)
孙中山晚年的北伐战略与对北洋军阀的策略	(178)
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联俄”的研究	(192)
香山籍辛亥烈士陈景华	(204)
清末香山的乡约、公局	
——以《香山旬报》的资料为中心	(216)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	
——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242)
民军问题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社会	(265)
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武器	(283)
《香港华字日报》对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价值	(307)
从华侨报纸看清末的澳大利亚华侨	(321)
后记	(335)

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的社会史解读

目前，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有《孙氏家谱》、《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以及几种账册契据。这些家族资料最初由孙中山嫡母程氏（1836—1912）保管，继由孙中山胞姐孙妙茜保管，后由孙妙茜之孙杨连合、杨连逢无偿捐赠予故居纪念馆收藏。^① 1960年代，即有梁方仲、谭彼岸、黄彦等学者利用这些文物进行研究。^② 笔者于1987年就这些文物向杨连逢（其时杨连合已去世）、李旭昭（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首任馆长）请教，他们分别于11月2日、4日复信，说明这些文物是孙妙茜生前保存、由杨氏兄弟于1956年无偿献出。此后，两位先生又向笔者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目前，《孙氏家谱》等文物均经国家文物部门之专家鉴定，有严格的记录、保管制度。纪念馆还保存有翠亨祖庙三次重修之石碑以及若干种翠亨村其他姓氏的家族谱牒（多数为照片、影印件）等文物。多年以来，纪念馆

① 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中山文史》第38辑），中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年，第2-3页。

② 梁方仲：《关于孙中山家族的两件土地契约文书释文》（载中山大学历史系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编者按语称，此文当写于1960年代），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黄彦等：《孙中山年谱初编》（1965年油印本）第1分册相关部分，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收入《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又收集、记录了不少口述史料。

因为孙中山在我国一直受到尊崇，所以，即使是文物到处受到破坏的“文革”时期，很多直接与孙中山有关的文物还是得以保存。中山是孙中山的家乡，基本没有发生过破坏孙中山文物之事。几十年间，民间的坟墓被平毁者不计其数，但翠亨附近的孙氏墓地，大体上保存完好。

以往，学者多利用这些文物研究孙中山的家世源流以及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早年生活。其实，利用这些文物，我们还可以研究19世纪后期珠江三角洲乡村居民的生活。在这段时期，翠亨孙氏家族是普通乡村居民，孙中山的祖、父两代还比较贫困。如果孙中山后来没有成为历史伟人，也许这个家族的文物文献早就湮没无踪了，但因为它们与孙中山有关，所以能够保存完好，并有详细登记。因此，它们来源清楚，学者引用时不必再考证其真伪；再加上几十年来对口述史料的收集与对孙中山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些文献涉及的人和事都有较多了解，这是研究其他民间文献很难遇到的情况。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物史料既是研究孙中山的资料，也是研究清朝中后期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资料。本文就是把这批孙中山故居的资料当作民间文献来看待，从这个角度对珠江三角洲乡村居民生活的若干问题作些探讨。笔者相信，其他历史名人的家族文物文献，如果也把它们当作当时普通的民间文献来读，对那个时代社会史的了解，必然会有所助益。

一、清朝时香山的迳仔荫村与翠亨村

孙中山出生于香山县翠亨村。孙中山祖辈从何处迁来？自罗香林放弃自己接受过的“东莞说”而提出“紫金说”后，出现了很多争论。笔者根据翠亨、紫金的各项文物、文献，结合孙氏族人对家世源流的各种表述以及对翠亨一带的调查，接受孙氏明朝从东莞迁来香山，先到香山涌口村，后迁来迳仔荫，再在翠亨定居的说法。^①

① 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翠亨村今日属中山市南朗镇，在中心区石岐（旧日县城）东南 17.7 公里处，迳仔朗村旧址位于翠亨村北 0.5 公里左右处，在中山纪念中学校园内，民国时期已无人居住。^① 南朗位于石岐东 16.3 公里处，嘉靖《香山县志》有载，该地在弘治年间（1488—1505）已有圩市，其时南朗所属之大字都共有 15 个村庄：土草朗、背头、西村、大岭头、合水口、石门坑、崖口、泌头、平田（一名东山）、石门、南朗、半沙、平步头、涌口、龙屈头，县志没有提到迳仔朗和翠亨村。^② 当然，方志不载的原因很多，未必证明该地无人居住。翠亨附近的一些村落，如竹头园据说建于元末，长沙埔据说建于明初，平顶、杨贺、兰溪、后门坑、田心、杨家等村落据说建于明中后期^③，但均不见于嘉靖《香山县志》（也许有些村名当时与今不同）。

翠亨建村的确切时间，目前已不可考。翠亨重修祖庙碑记称：“我翠亨村上帝祖庙，创自大清康熙年间”^④，与孙氏同村的杨氏，把十五世起茂作为翠亨始迁祖，杨起茂“生于康熙二年乙未九月十三日，卒于清康熙六十一年甲午”。^⑤ 如族谱所记属实，那么，他迁居翠亨当在康熙中后期。新方志的说法是：相传清朝康熙年间，蔡姓人在此建村。地处山坑旁，名蔡坑。后人见该村山林苍翠，坑水潺潺，风景优美，且方言“蔡”与“翠”、“坑”与“亨”谐音，又寓意万事亨通，道光初年改称翠亨，沿用至今。^⑥ 但康熙《香山县志》所记一如嘉靖志，并没有提到迳仔朗和翠亨村。^⑦ 这至少可以

① 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邓慕韩 1930 年代到翠亨时，迳仔朗村所在地已“掬为茂草”。见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藏影印件）。

② 嘉靖《香山县志》卷 1 “风土志第一·坊都”，卷 2 “民物志第二·墟市”。

③ 《广东省中山市地名志》，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8—263 页。但各村建立年份基本据近年的调查采访，未必确切。

④ 道光八年《重修翠亨祖庙碑记》（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原碑）。

⑤ 《翠亨杨氏家谱》，民国 22 年再修本（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影印件）。

⑥ 《广东省中山市地名志》，第 259 页。

⑦ 康熙《香山县志》卷 2 “建置·圩市”。

认为，即使翠亨确如碑记、口述资料所言康熙年间已经建立，但这个新出现的村落仍没有被官府所注意。

乾隆年间（1736—1795）编成的县志载：“永乐乡大字都，故延福里大字围，在县东六十里，图二，村二十八”，这28个村庄已包括迳仔荫、蔡坑两村^①，这是孙中山的家乡首次进入方志。道光（1821—1850）的县志则有“翠亨（暴志作蔡坑，去城五十六里）、迳仔荫（暴志：去城五十七里）”的记载。^②有关迳仔荫村的资料极少^③，它与翠亨村相隔甚近，目前没有留下任何庙宇遗迹；祖祠在迳仔荫的孙氏也捐银维修翠亨祖庙，而翠亨祖庙又颇具规模，似可推断：迳仔荫并没有作为村民祭祀、议事中心的村庙，该村的居民某种程度上属于翠亨村的祭祀圈。根据目前所知的文物史料，无论迳仔荫还是翠亨村，从来没有人进过学，也没有人从科举获得过功名、官职。在各种《香山县志》的人物部分（选举、宦迹、列传、艺文），都没有出现过迳仔荫与翠亨村人。翠亨村的首富杨姓家族在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以后出了不少有功名职衔者，但从族谱看，无一为正途出身。^④杨氏家谱的简陋，也反映出翠亨村这个相对富有的家族其实与士大夫有很大的距离（详见后文）。193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到翠亨村调查，提问：“翠亨乡原来之文化若何？总理前有无闻人？总理出生后读书人多否？村中有义塾否？……”孙中山胞姐孙妙茜和在场的陆华兴回答：“翠亨乡原来之文化不甚发达，总理前少闻人，总理出生后读书人亦

① 乾隆《香山县志》卷1“坊都”。

② 道光《香山县志》卷2“舆地第一下·都里”。乾隆《香山县志》系县暴煜主持修纂，故简称“暴志”。

③ 据口述资料，迳仔荫村系明朝万历年间崖口麦姓迁居建立，后何姓由香山小榄迁入，至清朝顺治前后，香山涌口孙姓迁此。该村坐北向南，居民最多时约30户，以何姓为多，孙姓次之，麦姓仅数户。至20世纪初年，迳仔荫村逐渐消失，但“迳仔荫”之名沿用至今，中山纪念中学的房屋目前仍有“迳仔荫”若干号的门牌。以上系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黄健敏先生见告。

④ 据口述资料，杨氏兄弟三人靠贩卖“猪仔”致富，清朝官府因此曾派兵缉拿。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61页。

不多，总理蒙师仅一老塾师。”^① 综合各种资料，可以肯定，在 19 世纪中叶，翠亨村不仅远离地方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没有在道德、文化上有影响力的士绅。

今天，翠亨村位于京珠高速公路旁边，另有马路直通石岐，交通非常便捷，乘车往石岐就 20 来分钟，到广州也就一小时左右。但在清朝中叶，位于五桂山脚的迳仔荫村与翠亨村却都是相当闭塞的小村落。翠亨距石岐的直线距离二三十里，道路却有五六十里（今日公路里程也相近），无论北上南荫，还是南下下栅、唐家湾，都没有大路可走。^② 有关孙中山幼年和少年的所有口述史料，都没有提及他去过县城。

翠亨村周边有大量客家村，罗香林 1930 年代初到翠亨时，发现“翠亨距石门坑凡四里，周围凡二十四村，就中除翠亨村及迳仔路村外，其余都是纯粹的客家村落”。^③ 1992 年，笔者与中山大学林家教授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曾对翠亨周边做过调查访问，也了解到除翠亨村（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是纯讲本地白话的居民以外，周边的竹头园、长沙埔、平顶、杨贺、兰溪、三家村、攸福隆、新村、金竹山、后门坑、书房坳、练屋、张琶企、田心、龙田、大象埔、峨嵋、白石岗、黄猄头、张落坑、木子埔、剑首、刘屋排等村都是客家村。翠亨村的东、西、南三面都是客家村，西面更是客家人聚居的五桂山区，翠亨村（还有当年的迳仔荫村）是客家村落包围下的香山本地白话方言村，只有东北方向约 3 公里的崖口村才与翠亨村语言相同。^④ 昔日珠三角客家人多聚居于较偏僻贫困的地区，翠亨附近村落的名字有山、坳、坑、岗、黄猄

① 钟公任：《采访总理幼年事迹报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复印件，原件藏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② 据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1913 年南荫、崖口一带地图照片（原件藏广州市孙中山文献馆，地图标“中山县南荫墟”，编号图 8·21）。该地图系新法绘制，无标示迳仔荫、翠亨两村，图中所有村落均只有乡间小路连接。

③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 年版，第 264 页。

④ 林家有：《关于翠亨孙氏是否为客家人的问题》，《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社 1994 年版。

等字眼，也反映了这一点。

二、翠亨《孙氏家谱》与同村杨、陈两姓的谱牒

孙中山直系先祖在翠亨的世系如下：十一世祖瑞英（生卒年月无考），十二世连昌（1669—1728），十三世迺千（1701—1752），十四世殿朝（1745—1793），十五世恒辉（1767—1801），十六世敬贤（1789—1850），十七世达成（1813—1888），孙达成是孙眉、孙妙茜、孙中山的父亲。^①

孙中山早年说过自己“生而贫”，“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某也，农家子也，早知稼穡之艰难”。^②兴中会时期他回答宫崎寅藏关于平均地权之说得自何处的提问时说：“吾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需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略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③1930年代去翠亨故居调查的国民党党史会人员王斧，所记孙中山胞姐孙妙茜的口述是：

我家很穷，我父亲四十余岁前，完全是一个工人。曾在澳门充当鞋匠，每月工钱四块，一年统共四十八块。后来他又辞了那种职业，回来耕种兼畜牧。田园不过二三亩，但种菜呀，养猪呀，是尽够的。^④

而党史会另一位工作人员钟公任所记孙妙茜的忆述是：

曾祖父母业农，有田产十余亩，祖父母亦业农（祖父信堪輿学，常游玩山水），其时家境渐窘，曾因急需而变卖多少……

① 《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孙满编《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均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② 《致郑藻如书》、《上李鸿章书》、《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25页。

③ 《与宫崎寅藏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3页。

④ 王斧：《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建国月刊》第5卷第1期，1931年。

达成公二十岁以后、三十岁以前，在澳门学做皮革工，卅岁以后回家耕种……总理之兄眉公出洋时，曾将仍存之田数亩卖去，以作川资。

钟公任接着写下自己的判断：“则其时家非小康可知。”^① 综合各种史料，孙中山出身于一个“躬耕数代”的贫苦农家，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目前，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有《孙氏家谱》、《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以及几种账册契据。本文也主要依据这些史料进行论述。

《孙氏家谱》是白生宣纸本，毛笔抄写，正文共53页，第1至7页记载了孙氏祖坟迁葬经过以及祖先从东莞迁居香山的概况；第7至21页记载孙氏五世至十四世祖考妣的世次、名讳、生卒时间、葬地。以下空白29页，至最后两页记下未列世次之祖先29人及其配偶。家谱中还夹有孙威（孙威为夏威夷土人子，被孙眉收养，作为孙中山早夭之次兄孙德佑之子，抗战期间病故）写的字条，上有孙威本人及其子孙的姓名、年岁。《孙氏家谱》以毛笔抄写，字迹非常工整，但文理多有不通顺之处，且有错别字和当时读书人不用的简化俗字，何人抄写已不可考。于此，也可反映当时文理不通者也可能书法甚佳。家谱一开始就提到光绪六年（1880年）迁葬祖坟事，而两处“万历”年号之“历”字均写作缺笔，显然是为避乾隆皇帝讳，因此，估计抄成时间在1880年到1912年之间。该家谱没有像其他家族谱牒那样追溯一位名人作远祖，家谱内的各代祖妣多数只有世次名讳，未注明何人为何人所出，一些名字下注明“无考”、“不可知”、“查人家牌位便知”，全谱只记到十四世（所记十四世植尚，据孙眉保存的《家谱略记》为十世），而光绪六年时十八世（孙中山这一辈）有人已经成年，于此，可知这是一本未完成的家谱稿本。此前，翠亨孙氏应该没有族谱、家谱，这部家谱最后没有修

① 钟公任：《采访总理幼年事迹报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复印件，原件藏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成，估计与族内缺乏文士以及先代祖妣资料无法收集齐全有关。

《列祖生没纪念部（簿）》内文为朱丝栏格玉扣纸写成，仅写了3页又1行，记录从翠亨孙氏十二世连昌到十九世建谋（孙眉之子孙昌）、十九世姑姪（孙中山长女）各代生卒时间。十二到十六世各代只记一祖一妣，至十七世达成以后则将全部去世家庭成员不分男女都记录。全簿笔迹相同，因为记有孙中山逝世时间，故可断定抄写时间在1925年之后。

《孙氏家谱》不仅是一部未完成的稿本，而且十分粗疏，错误矛盾之处甚多。罗香林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中用了很多篇幅指出其“矛盾抵牾”之处。《孙氏家谱》叙述五世祖入香山后的记载为：

五世祖考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住左埗头，乐南居住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在牛路坟同墓。长、次子因贼马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荫居住，建造祖祠。

《列祖生没纪念部（簿）》第一位十二世祖孙连昌生于康熙年间，《孙氏家谱》却记十一世祖孙瑞英于乾隆年间始迁入迳仔荫，罗香林便以《孙氏家谱》这类“矛盾抵牾”之处，判定其“非翠亨孙氏之固有文献”。^①

在翠亨故居保存之同治二年（1863年）、三年（1864年）批租迳仔荫山荒合约中，“房长”孙尊贤等人及孙达成兄弟均自称“瑞英祖”之后人（详后），瑞英坟墓今尚存，与连昌墓并排，且近年

①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部分“近人所述国父上世源出东莞说之非是”及第3部分“国父上世与左埗头孙氏同源说之非是”。对罗香林误解的分析详见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孙满所编家谱亦以瑞英为翠亨孙氏始迁祖^①，瑞英为孙中山先辈已毫无疑问，但罗香林的论证过程，则颇值得我们今日解读、利用民间文献时思考。

在那时，很少学者利用普通农民的家族谱牒做研究，《孙氏家谱》之所以被注意，完全是因为它与孙中山有关。孙妙茜保存的《孙氏家谱》尽管问题不少，却是真正本家族的文献；而研究者们却以很严格的标准去审视，所以，罗香林发现其“矛盾抵牾”严重时，就无法接受这是“国父”的家族谱牒。本来，发现家族谱牒的记载有问题时，应该参考其他文献，并做田野调查来验证，但罗香林显然没有认真去做。他为自己观点立论所引用的翠亨文物只有《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一种，解读时又有失误，对其他文物则似乎完全不知道。^②他在翠亨短暂停留期间，没有就家世源流问题询问过孙妙茜^③，没有设法询问过孙中山的原配卢夫人和翠亨孙族其他人士，没有花稍多时间访问过同村和邻近的居民，也没有对孙氏祖墓、孙氏的居住环境以及孙氏的语言、婚姻、习俗作细致考察。^④这样，得出的判断自然难以经得起推敲。

①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所藏孙满所编之《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有孙眉之后人孙必胜等以及孙中山之孙辈孙治平、孙治强、孙穗英、孙穗华，还有他们的子孙后人的亲笔签名。

② 罗香林批评《孙氏家谱》时系据刊物发表的版本。他在孙妙茜处看到过《列祖生没纪念部（簿）》，但为何在其著作中完全没有提到《孙氏家谱》和其他文物，笔者无法理解。孙满、杨连逢、李旭昭、李伯新都称，孙妙茜这些文物都是放在一起的。

③ 孙妙茜曾对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说过：“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在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次，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见钟公任：《采访总理幼年事迹报告》（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复印件，原件藏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④ 罗香林后来认定的孙中山“祖籍”为紫金，称孙氏为“客家人”。但他不知道，翠亨孙氏不讲客家话，没有居住在周边的客家村（翠亨附近石门等村的居民不少是祖籍为紫金的客家人），而居住在全部说当地话的翠亨村。孙氏历代都只与说本地话的家族崖口杨姓、谭姓，南朗程姓通婚而从不与周边客家村的人士通婚，风俗也与客家人不同（如妇女缠足，妇女墓碑不称孀人，只称安人）。

今日利用族谱进行研究的学者都知道，没有“矛盾抵牾”的族谱是十分难找的，而且，如果新“发现”某种家族谱牒可以与历史名人挂上关系，那么，它越是表面“完美无缺”，人为加工甚至伪造的可能性就越大。《孙氏家谱》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有名气、官位、功名的人物，而且一再有先妣“出嫁他族”的记录，加上文字粗疏，笔者认为，这更显示普通乡村居民家谱稿本的本色。对一种家族谱牒，不可以因其“矛盾抵牾”就否认其价值，但也不能因为其确实来自某个家族就完全相信其所有记载。

如果我们拿翠亨《孙氏家谱》与其他民间谱牒比较，也就不会对其“矛盾抵牾”之处感到奇怪了。同村首富杨氏，其家谱是19世杨廷英“于道光二十五年亲往香城南关宗亲处，由始祖元规公历传世次抄录回来，汇编成卷”，可见此前并无家族谱牒。在这份家谱中，杨廷英以前各代生卒年月多无考，且有明显接续痕迹。至20世“启”字辈，始多有职衔，却没有科举功名，显系捐纳得来。^①而同宗的隔田村（在翠亨东北约3公里之崖口）杨姓，家谱则称四世应祥公定居隔田，其“谱志”称：

四传应祥公迁居隔田，由宋迄清，历年将至五百之遙，历世二十有余之多，蛰蛰螽斯，实繁有徒。独恨恨庭闱无寒酸之士，产业难比素封之家；文人既少，时事可知……吾家之谱，时遭回禄，遂至不传。

说得转弯抹角，其实意思很清楚：这支杨氏原来是没有家谱、族谱的。直到咸丰辛亥年（1851年）杨元辉、杨宪初发起，联同杨立卿、杨佑卿、杨达勋、杨国禧等“诣祠当祖，告修家乘”；后来便

① 《翠亨杨氏家谱》，民国22年再修本（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影印件）。该族谱称，五世祖应祥公“生于宋淳祐七年”（1247年），而翠亨始迁祖十五世起茂公“生于康熙二年”（1663年），十代人每代平均间隔41.6岁，在古代未免不合情理。引文中的“香城”指香山县城石岐。

“延师梁启迪略草族谱”；其家族祠堂也是“不知建于何年，创于何祖”。^①这两支杨氏都是族内经济、社会地位提高后才修家族谱的，隔田杨姓还在家谱写明系请外姓人操刀。无论翠亨杨氏还是隔田杨氏，在家谱都把杨应祥作为隔田始迁祖，但世数竟然不同（翠亨杨氏称之为五世祖，相差一代），两种谱牒都称“家谱”，看来族谱后来仍未编成。

翠亨村陈氏保存的族谱，也提到自从七世祖维常（同一族谱又作“惟常”）明代定居香山四大都后，“始祖遗下陈姓族谱部（簿）分支各房各爪以来，谱牒未修”，虽康熙十四年（1675年）重修过一次，但此后“我维常祖子孙从前族谱代代失漏，以及各叔侄居散各方，是以各乡叔侄亦懒，未曾重修族谱”。到民国九年（1920年）崖口陈贵钊从海外回来后才倡议修谱，才开始着手，并派人到广州、江门、石岐抄录陈姓谱牒，族谱于民国11年（1922年）修成，即使康熙年修谱之说属实，到新谱修成已隔了247年。按此记述，这个陈氏家族在清朝中后期可说是没有族谱的，“各房各爪”很多也没有家谱。其民国11年修成的族谱，虽是铅印本，但文字极为陋劣，矛盾抵牾之处触目皆是，如所记始迁祖陈惟常三代的生卒年为：

嘉犹公行一，系锦公之长子，生于洪武甲子年（1384年），卒于景泰庚午年（1450年）……彦祥公行一，系嘉犹公之长子，生于天顺己丑年（1469年），卒于永乐癸未年（1403年）……惟常祖行一，系彦祥公之长子，生于元朝成化癸卯年（1483年）八月十五辰时，卒于嘉靖癸卯年（1543年）六月十六日。^②

这些记载的差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成化”写成元朝年号；嘉犹比长子彦祥年长85岁，且卒后19年彦祥才出生；彦祥生年在卒

① 隔田杨氏《弘农堂家谱》，咸丰元年抄本（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影印件）。

② 《陈维常始祖发起堂陈氏族谱》铅印本，民国11年印（封面写有“翠亨乡陈宏福领据”，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照片）。公元年代系笔者所加。

年之后；而惟常（维常）则在父亲彦祥死后 80 年才出生。

翠亨孙、杨、陈三家的谱牒，反映了珠三角乡村修谱的一些情况。很多家族谱牒长期失修，待到族内出了财主或官员，由一位或若干位有号召力的族人提倡，才开始着手，有时还得延请族外文士主持执笔，而抄录他处同姓的族谱几乎是必然的程序。但修谱并非有钱有人即可成事，陈氏应不乏资金，但很可能因为族大人多，且派人到各处抄录族谱，又没有能力考证辨别，于是错误也就更多，连始迁祖的记载都错得一塌糊涂（翠亨《孙氏家谱》因为简略，族人不多，尽管没有文士参与，差错反比陈氏族谱少）。今日以族谱作为社会史研究资料的学者，自然不会对民间谱牒内容吹毛求疵并轻率否定其价值。大家都知道，这些民间谱牒，无论有多少“矛盾抵牾”，都可以让我们得到大量社会变迁的信息。然而，因为我们很难弄清每个差错产生的原因，所以，利用起来也就会遇到很多无法解读的问题。

三、翠亨孙氏祖尝账册、契据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现尚保存有孙氏祖尝账册和几种家族契据，以往也有学者据以研究孙氏家世源流和孙中山出生前孙氏的经济状况，有人还利用这些文物分析清朝中叶“争山”和出卖尝田的情况，甚至认为孙达成批耕祖尝山荒开辟果园“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①。“资本主义性质”云云，恐怕是过度解读史料得出的结论。本文则着重从前人未论及的方面谈些看法。

孙氏祖尝账册封面写有“道光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记部（簿）”，这应是立簿的时间；封面左上角和左下角分别写“乐安堂”、“仕合号”。“乐安”为孙姓郡望，“仕合号”则不知何解。记账使用了大量简化字：部（簿）、艮（银）、寸（算）、旦（蛋）、咸（鹹）、虾（蝦）、谷（穀）、烛（燭）等，所记数字多用市码书写。

^① 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学术研究》（广州）1963 年第 3 期。

账册大量涉及钱银换算，所有钱银换算都是“五五算”（1000 文制钱换 0.55 两银子），记账时精确到十万分之一两，但算错的极少，可见记账者珠算的功夫相当好。账册有孙敬贤接受租谷和孙达成“手收”交来银两的记载，显然，孙敬贤、孙达成父子都管理过公尝账目，这与后来的口述资料相符。孙达成管理公尝账目时已经 40 多岁，在账册有名字的族人，不仅有与其父同辈“贤”字辈者，而且有与其祖同辈“恒”字辈以及与其曾祖同辈“殿”字辈者。族内年龄相近者辈分却相隔数代，通常是定居很多世代的家族才会有的现象，这反映了孙氏早就在香山居住，也更证明罗香林所谓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康熙年间始从紫金辗转迁入，以及此后“四世单传”等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

从道光廿六年（1846 年）到咸丰三年（1853 年），账册每年都有“田价银六两六钱正”的记载，这些“田价银”都是前一年就预交的，看来是祖尝田的地租。有些口述资料称孙中山的祖、父是承耕这些田亩的人，但账册却没有反映出来。账册还有何汉明、孙国贤、孙业贤、黄三等人交谷或欠谷的记载，看来孙氏公尝还有其他田亩，田租既有交银，也有交谷。尝田的“田价银”及租谷是主要的宗族收入。这些银两也用于借贷生息，借银者既有族人（如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也有何、李、陆等外姓（外姓者应是与孙氏有密切关系者），下表反映借贷的利息率，利息也是公尝收入的来源。

翠亨孙氏祖尝借揭情况

借银人	借银时间	借银数	利息	归还本金时间	年利率
孙敬贤	道光廿七年十一月十八	6 两	每月每两息银 2 分	咸丰五年八月廿一	24%
孙恒亮	道光廿八年十月	1 两	每月每两息银 3 分		36%
何汉辉、何亚海	道光廿九年二月初七	7 两	每年每两息银 3 钱	咸丰四年二月初五	30%
何门李氏、伯润、涵生	道光廿八年十二月廿七	4 两	每月每两息银 3 分	咸丰三年二月十三	36%